

451472

教师阅览室

SINOLOGICAL RESEARCHES

中國學誌

民俗專號



第七本
一九七三年

東京 泰山文物社 刊行

中國學誌是爲得僑居海外的中國學人，便於發表有關中國文化論著而發行的共同園地。但也刊載日本學者的論著，以謀彼此學界的聯繫。

本誌暫定年出一本。

凡對中國之文學藝術、思想宗教、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，特別是民俗之學術性文章，均爲本誌所歡迎。

來稿可用中文或日文，並附英文題名。刊登稿件，各贈抽印本三十份。

關於本誌之一切函件，請寄交泰山文物社轉李編輯。

*

中國學誌 第七本

一九七三年四月出版

編輯者 李 猷 璋

發行者 東京新宿区若葉一―三
泰山文物社

代表者 楊 玲 秋

定價 日幣一三〇〇円

海外 \$ 5.00

K207-54
7
841

451472

中國學誌 第七本 目次

豫見底心理

—「易」底民族心理学的考察

中國古代の妊娠祈願に関する呪的藥物

—『山海經』の民俗学的研究

宋代における殺人祭鬼の習俗について

廣州三邑人の人生過関儀禮

—在香港的民俗採訪報告之一

廣東嘉應州客家的人生過関儀禮

—在香港的民俗採訪報告之三

雜俎 食事のことを尋ねる挨拶語の起源を考へる



李 猷 璋……一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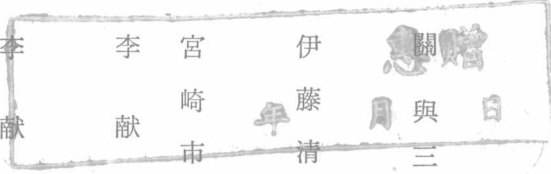
李 猷 璋……二三

李 猷 璋……七

宮 崎 市 定……五

伊 藤 清 司……三

關 與 三 郎……一



90038535

豫見底心理

——「易」底民族心理學的研究

關 與 三 郎

李 猷 璋 譯 註

一

Voir pour prévoir, savoir pour prévoir.¹ 這是 Auguste Comte (*孔德) 根據所謂三階段底法則，作為應該取代神學與形而上學而提倡實証哲學時，表明要課責於其哲學底任務底有名標語。意思是「為豫測而觀察，或〔為豫測而〕知悉」，而「觀察或知悉」指理解科學的法則底意思，所以是說要由於認識法則來豫見先知底。

如果論理上互相獨立底事實之間，有着規則的（同時的或繼續的，即共在的或因果的）聯繫，只要其聯繫是普遍妥當底，就得謂之法則底話，新底事實便被包攝於对它適當底法則之下，則靠法則底預測之為可能是當然底。即使不至要求普遍妥當性，而僅可說為大概底傾向這種程度底法則——所謂經驗的法則，在其具有一般的性質底限內，是可能豫見底。^(往納)（這裡用了因果一詞，在 Comte，「原因結果」是原因生出結果之意，而它是我們不得直覺到底。譬如加上火氣而蠟溶化時，上我們底直覺，只是兩個事實底繼起。元來他以為因果底概念不過是擁立了神或本體底，實証哲學時代以前底思想底残渣，才把因果換了，改用繼起一詞。但是因果一詞已經普遍地通用着，權宜的拿它用於 Comte 所說底繼起的意思）

思，亦當為所容許。另一方面，因為現在想處理底是實証哲學時代以前底思想，我們也故意地要把因果一詞使用下去。）法則只要是普遍妥當底，便可據之以豫見。這事當然不會有異論。無寧也可以說豫見底可能本身，包含在法則底概念裡頭。那麼就是自明底事了。但是從它本來底性質來看，只不過是箇經驗的事實底概括，如何被付与普遍妥當性而成為法則，從而普遍妥當性云者，應該把它理解為什麼意義？是須要討論底。但這些底一切，均作為應在論理學方面去處理底問題，這裡置之不談。

附註 * 1 此一法語翻成英文是“See in order to foresee, know in order to foresee.”孔德(一七九八—一八五七)是法國底近世哲學者，倡說實証主義，為社會學之祖。原著已涉及，茲不贅。

其次，在實際上，普遍的法則是不容易發見底。經驗科學裡頭底大部分法則是所謂經驗的法則，它常附有「只要不為某某要因來攪亂——」這一類底，限制法則底妥當性底保留條件，承認其有例外。又，結果是歸屬於同一事理底，法則在性質上是抽象的，与其所與底現實有着很大底距離。例如「物價是以對該物品底需要供給底多寡而漲落底」這個經驗法則，也許是一具有資格要求其普遍妥當性底；但它是只把能使物價漲落底許多要因中的一種，即需要与供給抽出來，而決定其与物價之聯繫而已。在現實底物價底漲落，並不如此單純。与靠需要供給同樣，也靠其外底複雜多樣底諸要因底綜合作用而漲落底。現在我國底米價是在從來存在而作用着底許多要因之外，最近又加上政府底米價統制政策來了。在這樣現實底情形之下（即使物價与諸要因底關係被法則化了），要把多數底法則相配合，把各個法則按照它底重要性加以安排，再底還沒有法則化或者不得法則化底其他底諸種事情予以斟酌，然後，物價底漲落才可以豫見先知到某一度底。而這要有比科學的法則底知識更高底特殊才能（Herbert Spencer (*斯賓塞) 把這形容為 apprehending as-

sembled propositions in their totality 底才能是中肯的。^{*2}但是這樣底特殊才能，如沒有法則底知識，則其根據是薄弱底。要賴他有多少法則底知識，它底才能也會擴大強化到同一程度底。

這樣想來，Comte（*孔德）掛起「由於法則來洞察將來」做他實証哲學底標語，是完全正當底。上面所述底困難，是在發見法則底手續上與其实地適用上所會遭遇底，要克服它雖然不容易，關於這項得從心理的或發生的來處理底問題並不多。

訳註 *2 這一句話，原著只用英文標出，意思是「從總體上領悟集合命題」底才能。斯賓塞（¹⁸²⁰），英國哲學者。是以進化、發展為中心概念底進化哲學。他對生物、心理、社會道德各領域所作分析，曾給予日本明治初期與中國清末底思想界甚大底影響。

但是人們在先於認識法則以前，從早就有想用某些方法來豫測將來要發生底事變之強烈欲求。因為對於將來沒有多少底瞭望，生活充滿着不安，沒能得到自信。為應付這個難以遏住底欲求，才有種々底豫測方法考案出來；有代表性底就是卜占。^{*3}原始心理對於規則的反復底事件，糸毫不生感動，只作為自明之事而承認它。對於異常而豫料不到底事變却格外地激起情緒，把這種底事變看做是由於稱為 spirit（*精靈）、ghost（*幽魂）、daemon（*魔鬼）^{*4}等超感覺的存在底作用而來底；這已依據原始未開化民族底觀察而確認底事實。我們說明這樣超感覺的存在為不過是把驚愕、恐怖或者願望等主觀的感情投射於客觀，而在感覺的世界裡面添加上超感覺的世界底，但那是心理學的分析底結果，在原始心性是一味地，直接的，坦率地確信着這種世界底存在；可由我們也得有同樣底經驗而知道底。唯原始心性和我們底心性所不同者，是在我們雖則一時成立這樣底主觀客觀相即融底意識，立即在下一瞬間會用反省來分解主觀和客觀底對立而已。

倘若原始人，對於這樣超感覺的存在干涉人底吉凶禍福底作用，所採取底反作用的態度和行動底全部，可以把它包攝

於 magic (*咒術的) 概念，卜占便是 magic 底一個樣式，是要豫測超感覺的存在底作用，而利導它成為有利於己底手段。卜占普通分為用 omen (*兆) 底，和用 divination (*占) 底二種，前者被認為不加上人底作為，後者被認為加上人底作為底。但這個区分只是程度之差，不是本質的不同。例如要供為犧牲底動物，看它被牽出祭場時底自然而然底舉動，与把該動物屠殺來觀察其內臟底狀態，或進而灼其甲骨來看它炸裂之象，互相比較，其間底差異只在程度上而已。再如就鳥類飛翔底情形「來占」底，乍看好像是完全依靠自然界底事件，沒有人為底干涉；但在採用了它底飛翔一点，已有入底意志底選擇。又在可以說很有人為介在底占筮，奇偶之數畢竟是由人力難以企及之要因所示現底。雖然在人為的因素底参加上有些少底差異，包括占卜底所有形態，其決定性因素是用入智怎麼都難以逆料底偶然的分子——從另外底觀點而言，即是神秘的分子底存在。這和卜占對象底超感覺的存在底作用之為偶然的神秘的性質相應。沒有這個分子則卜占是不能成立底。

我們有時把 omen 分為徵應与前兆^{*5}，這箇區別也不是本質的底。那是把前者作為對應于同時底或最近底過去底，或遠方底某些事件底現在底或眼前底另一事件，把後者作為對應于未來将要發生底某些事件底現在底另一事件；但是前者即使是在同時或最近底過去，或已在遠方發生過，那對于要卜占底本人來說，還是屬於未知底。只要是想由于既知底事件來推測未知底事件，在心理的与後者並沒有不同。這樣看來，可以認為無論是多加人之作為底，或少有人為之作用底，是從現在及於過去底，或從現在推知未來底；在本質上都是一樣底。所以下面把它全部作相等底處理。

訳註 * 3 這一詞，原著全文用日本話底和語「うらなひ」(uranaui)，是「占」(divine, divination) 底意思。在中國話因為複音化關係，近代多用「占卜」。占卜一詞本來是用龜卜而占底，若用蓍草或筮竹就叫占筮，但卜字早已概念化了，如卜卦、未卜先知⁶，故譯文特用「卜占」表示「占」。

* 4 spirit, ghost (Geist), daemon 等詞，譯者把它註為精靈、幽魂、魔鬼，只是為幫助讀者了解大意底。心理的產物底魂靈、神鬼概念，各民族所想像底都有分歧，不相吻合；有心讀者，當就原著分別解釋，幸勿以中国底既成觀念去概括它。magic (咒術·魔術) 同此。

* 5 原著作「應徵」，只見於津田博士底有關於陰陽說底論文，日本話包含漢語無此詞，當為「徵應」之誤。

前兆与由它所暗示底事件之關係，是怎樣底性質底呢？那顯然並非因果的底。對於因果，無論把它解為時間上底繼起，或者解為一物滋生另一物底意義，既然是因果關係，前後兩件底聯結是以有規則性為必須條件；而這樣底條件之不存在於前兆与其事件之間，那是由於元來就是來自隨便任性底 demon (*魔鬼) 等作用底性質所使之然。故在一個事件底出現之先，会用前兆底啓示來警告人，無寧要說是意外底絕無僅有底機會。因此，既然沒有因果關係，雖即在時間上前後相連續，兩件事是各自獨立，而且會並行出現底；兩個事件共通底原因就得認為是在 demon 的存在所發之作用。就是說：由 demon 等作用而來的一個事變，幸而對於人們是容易認識底時候，想從前者推及由同樣底 demon 等底作用而來底比較難以認識底另外底事變；這種類推法，就是占底理論。

這樣樣地兩者一邊兒互相獨立，因有共同底原因而相並行這樣底關係形式，是否為卜占所具有底特殊性呢？那就不一定底。於此，可立即使人想起底是哲學史上底 occasion 論 (*詳後)。(英 occasionalism) 在近代哲學底開頭，物心底關係進而身心底關係成為議論中心時，René Descartes' (*笛卡兒) 一邊認為心底作用和物体底運動完全不同其性質，一邊却以為在人裡

頭有這二者接觸之處，看出這接觸點在腦髓底松果線。這樣底彌縫究竟不能幸免於失敗，馬上就被 Arnold Geulincx (*丘陵克斯) 給予更正了。Geulincx 堅持把心身底變化視為相互獨立底並行的歷程底立場，但他却把這等變化底共通原因歸之於神；說人在有意志時，身体之所以能够搖動，事實上是由神來把人身底開動底，人底意志僅是成為它底 oc-

casion 即緣而已（身体底變動成為心底變化底緣，也是一樣的）。這樣一來，Geulincx 底學說終於被稱為 occasion-ism（*機緣論）了。試把原始心性底 demon 擺在 occasion 論裡底神所佔底位置，把前兆當做 occasion（*緣）來看，則卜占底論理與 occasion 論是完全符合底。雖然有每遇身心底一方發生變化，神便要煩煩地一々去干涉它底困難，但那可以靠神是無限能底假定，來把身心二者底並行的變化底規則性完全保障下去。反之，前兆與後件底關係，因為上述底事由，難以期待它底規則性，於是，與 occasion 論底一致，便在很重大底處所發生缺憾。但大體上，原始「卜占」底論理，仍得拿它比擬於 occasion 論看底。當然底，這樣看法不外是依據我們今日底分析，從原始心性底作用所發見出來底論理的構成，以處理原始心性底立場而言，還留有更重要底問題。就是前兆與後件，在論理上雖然應視為互相獨立底，在心理發生的，兩者之間有着密切底聯繫，就為的有此聯繫，以後才得由論理的分析去設定一種 occasion 論式底相互關係。那麼，以心理的順序來說，前兆與後件底聯繫應該是一切底出發点了。作為原始心性底解釋，最值得注目底問題就在這裡。

註 * 7 笛卡兒（一五九六—一六五〇）法國哲學者兼數學者。他懷疑一切之後，發見「自己」底存在，而確立了物心二元論底思想體系，被稱為近世哲學之祖。

* 8 丘凌克斯（一六二四—一六九四）為荷蘭底哲學者，屬於笛卡兒學派。他把笛卡兒底物心關係說開展為機緣論（或訳「偶因論」），已詳原著。唯其名字，原著作「ギオーラン」，但這一姓氏為德、法、伊、英所罕見，據查荷蘭是讀「geulinx」底。

* 9 occasionalisme 原著作「オッカジオ論」即 okazjo 是法文底發音。英文應讀為 keijen。

前兆與後件底關係，把它用心理學的見地來解釋，既然無非是觀念底聯合，我們就須要檢討在這個場合，前件底觀念與後件底觀念是由于如何的契機來導致它們聯合？普通作為觀念聯合底規則，舉有類同律就是依于類似底觀念相喚起

底，和隣接律即依于空間的以及時間的相接近者底觀念相喚起底兩項。「卜占」不論其所加底人底作為是多是少，出現於「卜占」底前兆，與它將要暗示底後件之間，得以適用類同律底場合，幾乎是絕無底。依據鳥類底飛翔來占狩獵底情況，或由於操作筮竹而出現底象來占征戰底結果時，前件與後件是絲毫不相像底，兩者間完全不見得有適用類同律底餘地。然則隣接律呢？適用隣接律最簡單底場合，是緊接着一個事件，發生了另一個事件底時候，這兩個事件底觀念會相喚起，往往就把它推測兩者間有着必然的因果關係。形式論理學所謂 *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* (after this therefore because of this)¹⁰ 底 fallacy (*思考錯誤底) 虛妄) 就是這了。可是在原始心性也不一定只憑兩事件在時間上連統着，就立即在兩者間設定因果關係；縱使一時設定了，另一方面會發生「柳樹下不是常有泥鰱」(*守株待兔) 底反省，通常輕率底判斷，過後會漸々地為經驗所更正下去。那麼，為使人超越單純底繼起而想到必然的連絡，就須有同樣底繼起頻繁地反復為必要條件了。即是由於頻繁地反復，繼續着底兩個觀念底聯合自然地成為習慣而密切起來；在一方底觀念成立時，發生期待於另一方底觀念底傾向。但這樣底觀念聯合只是受動地習慣地凝成起來底沈澱物；因而對它不會有任何感情受激動，兩個觀念底聯合即兩個事件底繼起就成為自明底事而被容認了。既然被容認為自明底事，這兩種經驗便被從意識底中心推到它的邊緣去，而不成為省察底對象；對於實際生活不會使它受到添加新因素底影響。畢竟是為得這種經驗不能引起驚異的感情所致；沒有驚異底感情存在，不會發生對該事件底關心，也不會動腦筋去想如何善処它底辦法。然而一旦有意料不到底事突然發生了，感情底平衡破壞而湧起驚異底念頭，對該事件迫於有些什麼說明，便不得不講求處理它底辦法了。

太陽從東邊上昇，一周中天而沒於西邊底事實，是每天反復着底。原始心性對它一點兒不感驚異，作為自明之事而不過問。但一旦遇有日蝕，則立即以為異常事變；驚異底感情便要尋求它底解釋，於是發生了例如顏色黑漆的 demon

(*魔鬼) 吞噬了太陽那一類底神話，而為驅逐該 demon，舉行 magic (*咒術) 底儀式。這種神話和儀式，因為它發生底動機是根據感情底，能够得到後來底經驗給更正底機會很少，儘管經歷了幾次底失敗，對它底功效底信賴仍是持續下去。所有咒術的行動儀式是這樣地發生而永統着來底。而它一旦成立而獲得人們底承認，至於成為該社會底共通觀念，則從此以後，雖然有同樣或類似底事變發生，也不激起特別底情緒，總想要靠既定底技術來妥善地應付它。當那辦法失敗時，人們底關心也不採取批判既成底 magic 底態度，反而要說那咒術對象底 demon 等底力量太優越，或者說自己底 magic 為了有人施行了更強有力的 magic 來對抗它，才失去効力等々作為逃遁的態度，一味地只顧致力於不損害自己底優越感。神話和咒術底生命所以有持久性就在這一點。

訳註 * 10 這一句論理學底錯連因果底虛妄，原著已在拉丁文下加英文解釋，意思是「居其後，即因其故」。以先後繼起為因果關係底謬論法之一。

這樣考察來，神話結局就是驚異底產物，恐怕有人會担心 (英 Plato) * 11 Platon (*柏拉圖) 底「驚異是哲學之母」這一警句，將大地滅殺它底意義。但是要使 Platon 底話保持清新底意義，只是自然地要有另外底解釋而已。神話之母底驚異，不過是對於不可預測出乎意表底事件底感情，相反地，哲學之母底驚異，偶一見之雖然跟它相似，本質却是各不相同底。就是說後者不僅是對於反乎予期底事物底感情，而是表示着從不感到驚異底念頭，以為自明之事而視若雲烟過眼底事件，從新成為驚異對象底意思；我們只要能注意到在那一點有着不容忽視底殊異就够了。* 12 設若對於從來認為當然底事，要重新感到驚異底動機，須求之於新底欲望底發生，希臘當時新底欲望底發生，促進了自己底覺醒，直至對於既成底信仰、慣習和制度底權威懷疑而要求對它的批判檢討時，「驚異是哲學之母」這一宣說，便見其最具有妥當底意義底。還有更切實底例証，可以求之近代初頭底 Galileo (*伽利略) 底業績。* 13 Galileo 是把一直到他為止底當時，人々作為最日常的

最自明底事而思惟着底事實，就是物体是向地上落下來底，作為他思索底對象；想起當他這樣做去，就達成了人類思想上最大底劃期的躍進；為探求驚異底動機底更深一層底意思，*platon* 底警句是永遠不失其為真理底。

訳註 * 11 柏拉圖（紀元前四七三—三七二），希臘底哲學者。蘇格拉底斯之學徒。曾在雅典開設學院，多以對話形式展開思想；他認為感官所捉

摸底個體不是實在，理性所直感底個體之原型底普遍者，才是真底實在。這理念論影響後世很大。

* 12 「自己的覺醒」是指蘇格拉底斯排除以前底自然研究，而以認識自己為哲學的思維底出發點。

* 13 伽利略（一五六四—一六四二）伊太利底物理學者、天文學者。他以實驗發見了近代力学底諸法則，排除亞里斯多德底自然學；又發明望遠鏡，用它觀測天體，確立了自然科学底方法。後因贊同哥白尼底地動說；曾被囚禁一時。

以此之故，發生卜占底心理上底動機底觀念聯合，不能適用類同律，隣接律也難以適用。換句話說，既然觀念內容底側面裡頭沒有它底動機存在，就要向附隨於觀念底感情底側面去尋求；而那是帶有驚異底律動底感情，有時可能變成驚愕、恐怖、希望等々底，結局就是以這樣底感情為媒介，觀念聯合方能成立底。一般地說，觀念由感情底媒介而聯合，是心理上普通底現象。為提示它，用個語言上所見底事實為例証來做參考吧。一個新語成立底時候有叫 *onomatopoeia*

（*擬聲詞）者，是模擬自然地發生底音響，來作為該物底名稱用底。雖說是模擬，並不就照自然所給与底音響；而是把

已經存在意識裡許多觀念因素，和來自外界底印象相結合，成立了新底知覺或觀念底。假如把這作用謂之類化作用，這個新語造成底場合，當然要說不外是把自然底音響類化地模擬底了。〔日本話底〕*goro goro*（*咕嚕咕嚕）跟 *pachi*

pachi（*吧吧、爆裂聲）等即其例。可是有乍一看和這個相像而不同性質底新語造成底方法。語言學者把它稱為 *lautbild*

（*調音）〔日本話底〕*buru buru*（*晃蕩、搖擺之狀）*zara zara*（*粗澀不光滑之狀）即其例。這等語詞並不是在自然界裡，有

那樣底音響；*buru buru* 是於視覺，*zara zara* 是於觸覺分別感到，而用音響把它每個感覺表現出來底。可以說是將視

感覺或觸感覺翻譯成聽感覺底。而使這種翻譯成為可能底心理的根據，不在類同律，也不在隣接律，完全是以附隨着 *buru buru* 和 *zara zara* 底音聲底感情底特殊律動作爲媒介，在視覺或觸覺與聽覺之間成立了聯合，是很明顯底。當這聯合時，除起視覺或觸覺與聽覺僅々相喚起之外，發聲機閥裡頭底筋肉運動底感覺，以及附隨着它底感情，担负着重大底任務，更且，如不顧及與 *buru buru* 和 *zara zara* 有着密切聯繫底另外底語詞底互相影響，這些新造語的考察就難免有不充分之嫌；但在此處那是沒有必要吧。我們只須証明出觀念聯合之由于感情律動底媒介而成立，是通常底心理的事實便够了。

從這樣底看法來說，得以想像那占筮底原初形式，就是從多數底筮竹之中，聽天由命地拈住幾根來檢查它底數目，依據其所出現底奇偶之數來占吉凶時底心情，和例如要出爲狩獵或打漁，其收穫底有無豐歉，既然與本人底生活有重大關係，臨到現場交互經驗着成功與失敗時底心情，在感情律動上是有共通性；都搖動於期待與耽心之間，會令人感到一味驚險而捏一把汗底感情狀態。以這感情底特殊律動爲媒介，才會想到兩者間存在一種神秘的聯繫，而推測這樣底神秘的聯繫所根據底，是在同樣不可思議底勢力底作用；於是，終至于設定前兆與其所暗示底事件之關係，我們以爲那是心理發生的自然過程。而一旦這樣聯繫底存在被斷定了，它既然把根底寄託在感情，便無須介意於跟它矛盾底經驗之批判；其信仰是會動搖而持有永續性底。儘管沒有客觀的根據，不，就因爲沒有它，已如前面說過，反而在根據於主觀的感知這一點，才被信認它底持久的効力。

二

在原始心性裡，「占」所以發生底心理發生的說明暫且就此結束；接着，我想對於它顯得特殊的發達底，就是成立於

上代中國，而達成了異常底開展，也傳到吾國（*日本）來，到於今還在民間保持着多少信用底「易占」，添上幾句話。

「易」底文獻被列為經典之一，在儒教底教理上，甚至佔有尊貴底地位。所以，以前已被充分地解說和討論過，也許不容有另外底看法底餘地了。儘管如此，還似不是沒有從來常被忽視着來底側面。我們擬在這些問題底範圍內，試加以若干考察。但我僅以很狹窄底見聞來作如此推定，自己承認這樣想像或將完全陷於臆測，而下面底考察結局只不過是草率的獨斷。

訳註 * 14 「易」據原著者最相敬重底思想史家津田左右吉博士底研究，是起源於民間底占筮法。起初只有八卦，後經知識人底敷衍，變成六十四卦，形成為現存典籍底樣子是在戰國時代中期，而被列入儒教經典是在漢初。

易，具有方術的方面底占筮和理論的方面底陰陽說。如已被指出，占筮和陰陽說，元來是各自獨立地成立底東西，至某一時代才互相結合起來底。占筮起初並非依照像「繫辭傳」^{*15}所記述底手統那樣成套的方式，而僅僅是從多數底筮竹中拈取幾根，依其根數是奇是偶，來豫見將來底吉凶禍福；這已在上面得有敘述底機會了。如其吉凶禍福是個重要底關心事件時，可以推測它為期慎重，把取出筮竹底操作重複兩次。這樣做來（如用後來所採用底記號），就產生 $===$ 底四個情況。對於這些底各個如何判別它是吉還是凶呢？或者以純駁同異為標準來判斷，也不失為一個弁法，即是也得想為不管是奇數還是偶數，拿它前後都現出同樣底象，和前後現出互異的象來判別底。而這時候底象只表示奇偶之數，沒有超過那數以上底意義。所以這時當似沒有立即同陰陽說結合底契機。（聽說在袁彥道用兩個骰子時，兩個骰子點都是奇數或偶數底情況為丁，一個骰子點為奇數，而另外底一個為偶數底情況為半，如果屬實，它同這箇不是依着同樣底心理嗎？）但是為期更進一步底慎重，如果把筮竹底操作反復三次，於是才現出所謂八卦底象，那就已經難得只憑奇偶之數來作判斷底標準了。就是說：發生了須對八卦底每個象，附与某些什麼意義底需要來了。

然而在当时底社会流行着底思想之中，就是提倡二元底陰陽說，恰好適當於滿足它底需要；由於解卦奇數為陽，偶數為陰，從前除為奇偶之數以外沒有任何意義底奇偶所配合底一個一個，竟至具有特別底意義來了。例如若把三解為一陽被壓於二陰之下底象哪，或者一陽要從二陰之下抬頭起來底象哪；那麼，便得到類比於自然、人事底具体事件底綫索，對百般情況底適用上，啓開了相當自由底道路。再次，把二卦重複成為六十四卦，它底說法（*理論）也是完全一樣；拿各個底卦所示現底象，類比於自然、人事底關係，而應用陰陽底交錯消長之理，是糸毫沒有變化底。在其範圍內，理論雖然益加複雜精細下去，但在反面，會陷於牽強附會；作為要把元來在本質上難以調和底兩個想法，僅々機械地結合起來底結果來看，許是不得已底罷。我們想像其在占筮底方面，把筮竹底操作反覆三次底時候，發生了同陰陽說結合底契機。這一点只要看々八卦不先解剖為三爻，而作為一個單位給附與意義；一旦被視為一個單位，便不企圖重複四爻底方法，而把八卦底各個看做一個單位，直接地以兩個單位底配合，考察出六十四卦來，也可以証明上述底想像了。所以，對於六爻底各個附與特殊意義，把它加以發展的解卦，當是後來所添上底。（讓我再說一句：雖說是占筮術拱取了陰陽思想，却無須想為當時已有很發達底陰陽思想存在着，只要有些什麼二元支配萬物底思想，即有附與一種對立的意義於單純底奇偶之數底二元思想就足够了。就連陰陽底概念都沒有固定，也無妨。）

訳註 * 15 『繫辭傳』為七種易傳之一。在某年代期間屢經增補，今本成立於漢代。該傳上載有講說分卦揲扚底筮法一段，原著指底就是這章。但繫辭傳無論這一部分或全書，均極拉雜錯綜，為原著者所深知；如把他底形容「整備せられた形式」一句，譯成整備、齊全底方式，未免不符；故我意譯為「成套底方式」。

* 16 袁彥道，晉書卷八十三袁耽傳：「袁耽字彥道，少有才氣。……桓溫少時，遊于博徒，資產俱盡。……欲求濟于耽，……遂變服懷布帽，隨溫與儔主戲。耽素有藝名，儔主聞之不相識，謂……卿當不辨袁彥道也？遂就局。十萬一擲，直上百萬。耽投馬

絕叫，探布帽擲地曰：「竟識袁彥道不！」其通脫若此。」日本把袁彥道用於賭博底意思，是由投馬絕叫，探布帽擲地等通脫作風，和彥道底「道」字附会底。戲、局，依馬融『樗蒲賦』和『後漢書』梁冀傳所引塞經、韋經等，當係漢代由胡人傳來者。而為六朝人所好之樗蒲，據『博物志』、『五木經』、『骰子選格』、『譜雙』、『樗蒲經』、『唐國史補』、『樗蒲法』，均以五木為子，即用五個骰子，後來，有簡化為兩個者。日本見于『有德院殿御実紀附錄四』，『當世武野俗談』，『屠竜工隨筆』底「丁半」（丁是用二除得盡底偶數，半是除不開底奇數），就是這個系統。但它是以猜其奇偶為輸贏底遊戲，似不能与原始心性比擬底。

* 17 陰陽說，主張宇宙有与形質對立底精、氣，氣有性質相反底陰、陽兩種，以其消長化成人生、萬物。這個思想初見於『荀子』，後為『莊子』等所採用，從戰國末風靡中國思想界。

『易』的理論的側面底陰陽說，被認為是一種形而上學說。因為古代底形而上學說都是從神話（*myth）產生出來底，陰陽說也可推測為神話底發展。這裡成問題的，只是神話在何等程度被形而上學化了？要答這個問題之前，引用個適合於量定古代中國思想底規格底另一學說來做例証罷，那是荀子底禮樂說。據荀子底想法，人性本來是惡底，所以須要把它矯飾。古昔底聖人考慮到此，才制作禮樂。對於這個學說，今人批評說：也許可由禮樂矯正天生底惡，但無疑地同為人之古聖是依甚麼來修飾而免於為惡人？來指摘他底矛盾。但這樣底看法是不瞭解荀子學說底不合理底非難；荀子學說底真價值是要用另外底方法鑑別它。那個方法是要把它和許多民族所有底同種說話（*tale）相比較底。這裡只引用個 Australia（*澳大利亞）土人底說話，供為比較底資料。Australia 底說話，雖然在許多底處所甚為混亂，唯在太古時代有個南部叫做 Mura-mura，北部叫做 Alcheringa 底奇異底巨人，輪進（*totem）傳授（*magic）（*咒術）儀式這個大底輪廓是一致底。把它和荀子底禮樂說相排着看，都是屬於說明留傳下來底慣習制度之起源底。只有一邊是祖先，另一邊成為先王，一邊是咒術師，另一邊成為聖賢，更且一邊是 magic 底儀式，另一邊却成為禮樂底差異。

雖然在這兒，顯得中國底特色的變更，那些差異是第二義的底。說話底根本的構成，從而表現在那裡底思想形式是完全同出一轍底。首先記住這一點，而轉到陰陽說底檢討上去。

記註 * 18 荀子底禮樂說，參看『荀子』禮樂篇和性惡篇。所謂批評他底近人為誰，不得而知；但我認為近人也言之成理。勿寧是原著者拿荀子底先王制定禮樂之說，去和澳洲底巨人帶來凶騰、兇術的儀式底說話相提並論，似有錯誤。因為荀子是為強調儒教底特殊的禮樂底重要性，才作如此倡說；雖則沒有充分底根據，要為理智的主張（或者無意識底附會），而後者底民俗傳承底起源說話，是由感情的空想自然發生起來底。性質根本不同。

* 19 澳大利亞底說話，據查 Wilhelm Wundt: *Volkerpsychologie* (民族心理學) 第四—六卷「神話與宗教」底索引，散見於其第二和第三兩冊，特別是第三冊的二九五頁至三九五頁。

如依在上面講過，古代底形而上學說是由神話繼承了系統底看法，則要尋求陰陽說底由來並不困難。人類脫離了未開化狀態，至其思想漸々進到能够構成宇宙開闢說話，在多數底民族，都把宇宙底創造、支配歸於二神底作用。而二神有時會是男神與女神，有時會是天神與地神，有時會是光明神與黑暗神。又在海洋民族，有時不是二神而立三神底，那是為的加上支配海洋底一神。其例証不必求於遠處，在吾國（日本）神話裡，也有男女底二神，也得發見出海洋民族特有底三神。被認為二神說底典型的 Zoroaster 教（*²⁰祆教）底二神是光明神 Ormuzd 和黑暗神 Ahriman^{*}，而這二神是要互相爭鬭起來底，那是為的這個宗教把善惡底屬性配置於二神所致。其善神底勝利與惡神底敗亡，是被豫先注定底，因為善和惡在本質上究竟不能兩立。（吾國〔伊奘〕諾尊（*Izanagi no mikoto*）入黃泉底神話中所見，在黃泉平坂和〔伊奘〕冊尊（*Izanami no mikoto*）互立絕緣之誓底一段，把它認為二神相剋思想底萌芽，難道是我底偏見？）不過，二神並非必定要這樣相鬭，男與女，天與地，光明（昼）與黑暗（夜）是儼然兩立着底事實，既被認為各自分別佔有它底領域，二神應該是可以相依